



七武士之戰

光與暗之戰



火幻光 著

光與暗
之戰



七
武
士
之
戰



穿越蟲洞 (第一章 雖生猶死)



煉獄深淵 (第三章 煉獄、聖河)



力戰銀甲戰士 (第四章 以寡敵眾)



蚊戰士尋找瀑布內的太空船 (第五章 瀑布)



水中決戰（第五章 瀑布）



暗星上的統治者（第六章 光暗相遇）



決戰幽靈使者 (第六章 光暗相遇)



地球末日 (第八章 26 號宇宙)



鷹族星球（第十章 鷹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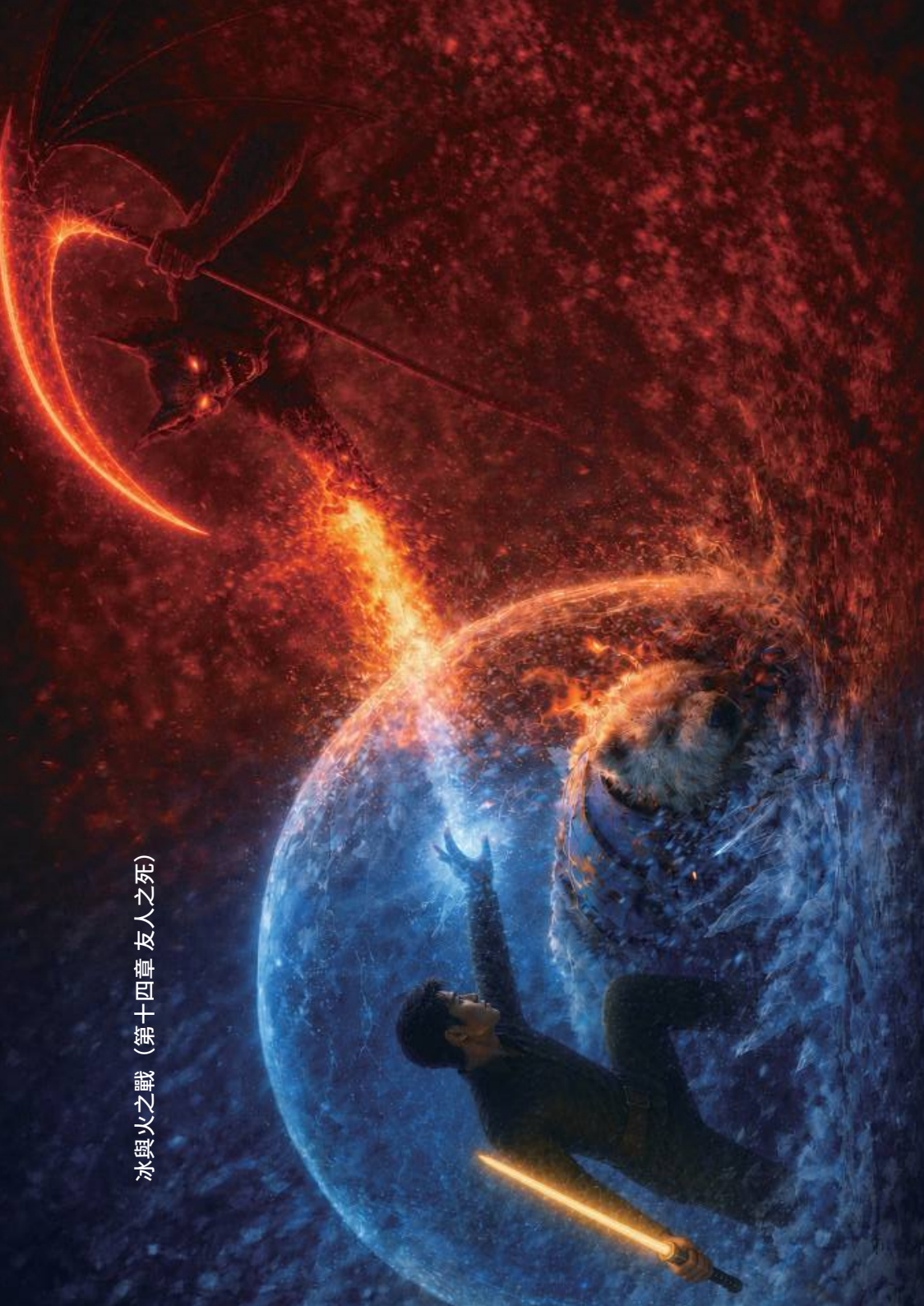
尋找亡神星（第十二章 隱居）

埋於劍塚的上代
光武士的激光劍
(第十二章 隱居)



七武士之戰(第三十一章七武士之戰)

冰與火之戰 (第十四章 友人之死)



七武士之戰



目 錄

光與暗之戰的世界觀	19	第八章	26 號宇宙	148
前文提要	20	第九章	分、自由	158
第一章 雖生猶死	22	第十章	鷹族	172
第二章 公審	34	第十一章	危	182
第三章 煉獄、聖河	44	第十二章	隱居	192
第四章 以寡敵眾	58	第十三章	七武士之戰	202
第五章 瀑布	74	第十四章	友人之死	216
第六章 光暗相選	90	第十五章	重聚	230
第七章 聚、囚	114	看小說，談科學		248

光與暗之戰的世界觀

光與暗之戰背景是描述宇宙中的各族爭戰，因此書中角色有中國人、美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法國人、巴西人……還有不同的外星人——有蝠武士（掌握火的力量）、龍武士（中國龍代表水的力量）、熊武士（掌握寒冷的力量）、蛇武士（掌握雷電的力量）、鷹武士（掌握風的力量）和主角光武士（代表光的力量）。七位武士掌握七種不同的力量，令宇宙達至平衡。只是宇宙的魔王——暗魅，他以超凡戰力打破了平衡、統治了宇宙。但他的殘暴不仁令不願臣服的各族都面臨種族滅絕。光永照，一個平凡又病重的年青人被上天選中，成為光武士，成為能打敗暗魅的唯一希望。但他身負血仇，究竟他會肩負拯救各族的重任嗎？他又能否打敗一眾武士？又能否打敗暗魅呢？光永照的命運又會如何？請大家在書中尋找答案。這是一個科幻的武俠世界！也是描述人性和命運的傳奇故事。



前文提要

第一冊《光與暗之戰 1——光之武士》

地球人光永照本身患絕症，他父親為了救治他而不惜犯上了殺人罪，他背負了殺人犯兒子的罵名，為社會所棄，變得憤世嫉俗。及後母親被外星狼人所殺，他誓要為母報仇，只是他也差點為狼人所殺，幸得守護者保羅所救。因緣際遇，光永照發生基因突變，成為黃血人。他再被外星熊族的寒武士摩比帶走訓練，經過重重考驗而成為光武士，要挑戰宇宙的獨裁者——暗魅。

第二冊《光與暗之戰 2——月亮之戰》

光武士光永照一心為被狼族所殺的母親報仇，先後通過了龍族水武士卡卡迪達、鷹族風武士杜格拉斯的試驗，並與水武士和地球的影子聯盟結盟。光武士的出現令宇宙的統治者——暗魅，感受到挑戰。暗魅就命令狼族土武士撒加追捕光武士。撒加就帶領狼人大軍侵襲地球，地球各國組成地球防衛軍抵抗外星軍團，雙方在月亮爆發了月亮之戰。光武士帶領地球防衛軍在月亮先勝一仗，並與他之所愛——安娜締結良緣。

第三冊《光與暗之戰 3——人狼、蛇妖、吸血蝠》

狼族不甘在月球被光武士和地球防衛軍所敗，繼而進軍侵襲地球，並差遣狼人大軍同時進攻地球八大城市。地球防衛軍得到守護者保羅的幫助，防衛軍操控保羅複製的各種恐龍對抗狼族大軍。一場激戰後，光武士雖然身受重傷，但仍在水武士幫助下擊退狼人大軍，成功防衛地球。及後，光武士再次成功克服蛇族電武士的試驗，並與其結交為友。但蝠族火武士的更大考驗卻接踵而來。光永照自知打不過火武士，為了保衛地球及所愛的安娜周全，他愚蠢地做出了逃走的決定，要遠走外太空，以免地球受狼族侵擾。但他的一走了之，換來的卻是安娜被火武士擄走遠去暗星。究竟安娜的下場會如何？被殺？又或是變成吸血鬼？我們將在本書中找到答案。



第一章

雖生猶死

我一劍擋開火武士的烈火彈，霎時煙霧瀰漫，我趁機急速飛向他的後方，想要在他後面施襲。但哪知我在快到他的背後時，火武士竟然毫不理會我，反直撲安娜。立時我顧不得施襲，急轉飛向安娜，要守護她安全。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絕不能再失去她。火武士也全速飛向安娜，究竟是我能先到達保護安娜？還是火武士先到達傷害她呢？兩人鬥快之際，火武士突向安娜放出火球，我只能把激光劍擲出擊打火球，令它在空中爆炸。也就在爆炸之際，火武士全力轉向，火鐮刀以驚人的速度向我劈來。我的激光劍已離手，只能側飛閃避，只是他那一刀實在太快，我未能避過。我右胸被火鐮刀貫穿，全身都有火燒的感覺。我關心則亂，這一切都在火武士的計算中。他知道他即使能打敗我，但也要付出相當代價。只是他知道安娜是我的弱點，只要攻擊她，他就能從我處找到破綻乘虛而入。果然他一擊即中。我受傷極重，從空中跌下來。火武士沒有再進襲，只是停在空中不住冷笑。

安娜走過來緊抱著重傷的我，火武士這一刀刺穿了我的肺，血液不斷湧出，呼吸亦越來越困難，就連說話也不容易，只能勉強向安娜說出我愛你。恐怕我快要死了，哪知安娜雙目

含淚，隨手拾起士兵在大戰時遺留在地上的一把刀，說：「你若活不了，我也不活了！」說罷一刀就刺向自己的心臟！

我霎時大叫，從噩夢中驚醒。這已是我連續第七晚發的噩夢。若計上在地球上的數晚，這已是我第十個噩夢。我在這些噩夢中，每個都有不同的收場，有四次戰死、一次被俘、一次被斬去右手、兩次被斬去左手、一次被斬去雙腳、一次被刺盲。但無論我的結局如何，安娜的結局都是死亡。六次被火武士所殺、三次殉情、一次被吸血變成吸血鬼，再被其他地球士兵射殺。

我知我發的不是預言夢，也沒有絲毫理性可言。但它代表著我最深層的恐懼，即使我嚇醒後十多分鐘，仍冒著冷汗。對我而言，這感覺強烈而真實，若我留在地球就等同宣告安娜的死亡，那麼選擇很明顯，就是離開地球。我沒有發過關於我逃離地球後的夢，不知將會發生甚麼？但地球是暗魅的動物園，勝利品的展示場，只要我不在地球，暗魅沒有任何理由要破壞地球。

此時我正駕著太空船逃到深空，我不是漫無目的，我的目的地就是龍族的星球 KP84C，我希望在那裏躲藏。由於路途遙遠，這次航程需要利用蟲洞。保羅的太空船是頗先進的，內裏有自動導航系統，我見過他使用，之前亦從他處學懂如何使用。而蟲洞方面，我也問過他如何尋找，他曾教我在太空船內有儀器可以尋找合適的蟲洞。我不知蟲洞是愛因斯坦—羅森橋（Einstein-Rosen bridge）那種的黑洞和白洞的結合，抑或是由





量子糾纏式的蟲洞，反正只要能穿越時空，節省時間就可以。我也不完全清楚 KP84C 要如何去，但太空船有紀錄，只要我重新將紀錄載入成新航程，太空船就可以自動導航，我根本完全不用理會。在地球出發，經過蟲洞再到達遠方的 KP84C，大概需要約一星期。這六七天的時間，我在太空船只做一件事——喝得酩酊大醉。若我頭腦清醒，我肯定無法入睡。

而逃去龍族的星球會有甚麼後果，我這刻腦內一片混亂，也沒去深思考究。離開了心愛的安娜出逃，我感到撕心裂痛，所以我出發前從基地帶來了酒，連同太空船內本身的庫存，足夠我每天喝得大醉。我也不管日夜，醒時就喝酒，喝醉就睡覺，醒後又再喝，總之每刻都是醉醺醺的，甚麼都不理。太空船能到 KP84C 也好，不知去了深空哪處也好，甚至撞上某小行星爆炸也好，我全都不關心。但無論我醉得如何厲害，我的心仍是痛。

就這樣醉醺醺地過日子，我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突然「隆」的一聲，一陣顛簸，太空船竟然著陸了。

正常來說，要在 KP84C 登陸並不容易。因為要必先通過天空上的海洋才有機會登陸。而要通過天上的海洋，就要通過海洋中的漩渦。不過漩渦並非經常出現，所以登陸時，太空船撞入海洋墮毀的機會甚大。只是我還未進入星球的大氣時，卡卡迪達已感應到我的靈力，縱使我的靈力表現不濟，他還是感應得到，正是他為我在海洋上開了個漩渦洞口，所以我才能安全著陸。

其實之前摩比和卡卡迪達欲來救援地球時，曾與四位銀盔甲戰士和一位灰盔甲戰士激戰，所以一直未能到達地球。但不久後摩比和卡卡迪達感應到電武士、四位金甲戰士及火武士都先後離開地球了。他們之後再收到保羅的通知，說我失了蹤，就不想再跟銀甲戰士糾纏，通通返回了原居地，而銀甲戰士等亦沒有再追擊。卡卡迪達等回到自己的星球後，不斷訪尋我的蹤跡，同時計劃下一步如何行動。

機倉門已打開，我走出來，哪知竟被門檻絆了一下，我就跌倒在地。我竟一直面伏於地，滿面泥巴，連站也站不起來。

卡卡迪達看著我頹萎的模樣，既失望，又憤怒，亦復憐憫。他對我固然失望，因為我就是他復仇大計的關鍵，是打敗暗魅的唯一希望。現在看來希望正在幻滅。他憤怒並不是惱怒於我，他憤怒的對象是暗魅，他知我必是受到了暗魅的逼迫才淪落至此。他憐憫我，因為當初他險遭滅族，在伴侶和愛子被殺後，曾有好一段時間，他也如我這刻般頹萎過活。

「我想暫住你這裏，請你不要告訴保羅！」我沒氣沒力地說。其實我知道我來到 KP84C，根本瞞不過保羅，也難以瞞過暗魅，可說是愚笨的選擇。但我根本沒有選擇，我對宇宙深空認識有限，根本不知道可以逃到哪裏，而且我必須要來到這星球取聖水。要瞞過暗魅，我必須要用聖水掩蓋靈力。至於卡卡迪達會否給我聖水？聖水又能幫我躲藏多久，我全沒有考慮。一來這問題很難有答案；二來在情感崩潰後，我的理性也同時癱瘓。





卡卡迪達雖不清楚我發生甚麼事，但也能估到其中一二，同時也憶起當初他所受的痛。所以面對頹萎不堪的我，也沒有出言責備，只柔聲說：「你就暫時在這星球的地上生活吧！我每天會帶食物和聖水給你，記得每天都要以聖水塗身，掩蓋靈力。若被暗魅發現你躲藏於此，我整族都面臨大禍！」說罷就飛回高空海中。

我就伏在太空船門口不知多少時間，直至傍晚才勉力撐起自己坐起來，但還是久久未能起身。我感到我的生命就像已死了一樣，只是還剩下了一副軀殼苟延殘喘。坐起來不久後，卡卡迪達就帶來了聖水和一些魚類食物。聖水載在一隻超大響螺內，只是在地球我們盛水是碗在下，水在上，他盛的聖水會漂浮，所以是響螺在上，聖水在下。而且聖水的浮力會帶動響螺向上漂，就像氫氣球一樣。所以卡卡迪達還要拾一塊石頭壓在響螺上令它不會漂走。他也不屑多看我現在的模樣，只放下東西就飛走。

我幾經辛苦也未能站立起來，也不理會地上污穢泥濘，索性就爬過去，把聖水塗在身上，也不理會那些魚，再爬回太空船內喝酒。我甚麼事也不理，但卻堅持塗上聖水，因為我知若我被暗魅發現在此，我死了倒不可惜，但也絕不應連累卡卡迪達一族。所以我保留了一絲理智，縱使我不吃不喝，我也堅持塗上聖水。

這樣的頹靡日子又過了幾天，這天卡卡迪達送來了魚和聖水後，終於忍不住，跟我說：「你要振作起來，你所愛的人需要你。」

這夜我又喝得大醉，在夢中看到安娜為我蓋上被子，我連忙一把抓著她的手，「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就這樣安娜被我拉到懷中擁著。

我續說：「我多麼的想你！求你不要離開我！」說罷我就吻安娜。我倆就擁吻起來，我還伸手撫摸她的胸脯。

這時安娜輕聲的說了聲：「光哥哥！」

我立時驚醒過來，這不是安娜的聲音。大驚之下，我全醒過來，睜開眼一看，在我懷中被我擁吻的竟是蘇菲。

在這突然驚嚇下，我完全清醒過來。我立刻退後了多步，並連聲說對不起。其實我已不止一次錯吻了她，這次更是摸了她，我實在不知該如何道歉。

一時間蘇菲亦不知所措，由於氣氛尷尬，我急忙轉過話題，問她：「為何你會在這裏出現的？」

原來我離開地球那一個晚上，我雖悄悄行事，還是被睡不著的蘇菲撞破。她本想問我要去哪裏，但她見我行動閃縮，眼目流淚，就不敢再問，一時好奇心起，在我不注意時，也悄悄地躲在太空船中。本來太空船多了一人，一起過了多日是很難不被發覺的，只是我每天都大醉，情緒亦極低落，所以一直未有發覺。





蘇菲只因一時貪玩才跟了我上船，若她早知道我是要遠走荒涼之地，還要一去不回，就不會跟上來。但途中看到我望著手機中安娜的相片嚎哭、大醉，便深深被我的痴情感動，就自覺不能拋下我，獨自回地球。太空船上有數間房間，她一直藏身在其中一間。她起初只想安慰我，但又怕我趕走她，所以一直噤聲沒讓我知道她也在太空船。後來她越發被我感動，也不管她要去到哪裏也要跟著我。只是她見我極其悲傷，實不知如何安慰我，所以她只會在我喝醉時走出來，扶我上床，為我蓋被，讓我能好好睡覺。其實我何時睡在地、何時上床，我亦醉得毫無知覺。哪知這次她為我蓋被時竟被我誤以為安娜。可幸是我及時認出了她的聲音有於安娜，在最後關頭止住。

聽後我深感為難，我理應把她送回地球，但若我一送她回到地球，恐怕就再難出逃，那我的計劃恐怕就會前功盡廢。既然苦思亦沒有良策，那還是先過這夜，睡醒再思考。

我忙著把她安頓好。只見她所住的太空倉甚麼物資也沒有，而太空船內的乾糧她也吃得八八九九，所以今天她一直在捱餓。我連忙找來卡卡迪達給我的魚、禦寒衣物、清潔用品等，一一分配給她，我還特別教她穿著太空衣，因為她不像我，她只有穿上太空衣才能走出太空倉。

這夜我睡到太空船外，還特別睡到綠草地上。我又特別囑咐她不要在外亂走，怕她在外有危險，又著她不要走到綠草地上來，因為那些食蟲草會令人不適。我遠離蘇菲，因為我怕自己行差踏錯。我是血氣方剛的青年，這段時候還寂寞難耐，

恐怕只要一點誘惑我就節制不住。我才剛向安娜求婚，既是真心愛她，怎能剛分離又移情別戀呢？所以我還是遠遠地避開為妙。剛睡下時，想起剛才吻她摸她的情景，只覺血氣翻湧，一時難以平復。在食蟲草上翻來覆去雖有點痕癢，但反而令我分心不再去想剛才的事，而且草坡軟綿綿的，還算舒服，再望著天空中淡藍色的海洋，點算海中綠色的、紅色的生物，終於不知不覺就睡去。

另邊廂，蘇菲比我更難受，她對我本算是一種迷戀，這只是少女情懷，對世界最強的人總有少許好感，少許愛慕，但還不是真愛。這種迷戀很容易就會隨時日或接觸減少甚至消失。只是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我錯吻，旅途中又被我對安娜的痴情深感動。加上剛剛肌膚之親後，就漸漸變得不能自拔，這刻她不停在想剛才跟我熟吻，被我所輕撫的情景，只覺黑暗中亦面紅耳赤，春光綺麗。就這樣胡思亂想，竟整晚也沒睡。這刻她已漸漸由迷戀變成了痴戀，再也無法抽身。

睡醒後我還在掙扎是否要立即把她送回地球，但我很難才下定決心離開安娜，若這時回去豈不前功盡廢？而且我想既已遠道而來，就是要返去，也不急於一時，就這樣我們暫住下來。那天之後我就滴酒不沾，怕自己醉後會把持不住做錯事。而且我問准卡卡迪達，容許我在他們的海洋捕魚。我也會吃我所捕的魚，但當然我捕魚主要還是為了蘇菲，希望為她做點事補償我的過錯。為她準備每天所需成為了我這刻生存的意義，所以可說是蘇菲把我從頹廢荒廢中拯救出來。





蘇菲當初來到一個陌生環境：一個杳無人煙但又充滿不知名生物的星球，既感恐懼，亦感寂寞，本有點後悔隨我而來，但之後見我對她殷勤照顧，又心中暗喜。她想若是回到地球，我心中只有安娜，她卻毫無地位，反而在此遠居，或許我會接納她，若兩人能在此雙宿雙棲，想來也甚美，也就絕口不提回去之事。

一天我去捕魚卻空手而回，回到太空船後跟蘇菲說起，可能今天或要捱餓。哪知我說起捕魚的情況，蘇菲竟笑得合不攏嘴。直笑到我尷尬異常，才停下來，她父母都是漁民，所以對魚類和各種捕魚方法都甚熟悉。跟著她就教我各種捕魚的方式。這天之後我捕魚就事半功倍，而蘇菲亦為我編織一個小漁網。

這天是我來到星球的第七天，卡卡迪達來看我，看到我不再頹廢，很是欣慰，就跟我說：「今天我們應該開始了！」

「開始甚麼？」我問。

「開始訓練！你要逃走，是因為你怕打不過火武士。哪怕就算打贏了火武士，暗魅還會派來更多的對手。你選擇了逃跑，但只要你變得更強，就再也不用逃跑。還有從今天開始，你要學習控制你的情緒。你剛降落之時，我已感應到你飛船內有另一個人，只是我不想干涉你的事，所以一直沒說。但你作為光武士，那人躲在你身旁而你卻一直懵然不知，若這是敵人，你早就已喪命，這都因你被情感所困所致，所以今天起你必須學懂控制你的感情。」

我選擇了逃跑，的確是出於恐懼。以前我甚麼也不懼怕，哪怕就是死也不怕。但自從安娜答應嫁我後，我就非常恐懼失去安娜，亦怕因為自己連累安娜。以往的勇氣突然變得蕩然無存！

這時聽來，卡卡迪達說得甚合理，只要我變得更強，就不用再逃跑，我內心重燃再見安娜的希望。而他第二點同樣說得對，我一直被情所困，整個人的警覺、理性都變得異常糟糕，如不改善又如何能面對眾多敵人？於是我就徵得蘇菲同意，暫時不回地球，留此接受訓練。

那天開始，我接受卡卡迪達的訓練，他先是把水武士所識的武學盡數教我。我之前對他武學的認知，只是基於他的一點教導及更多的自學模仿，現在他教我的就是一點保留也沒有。我也非常努力的學習。

隔天我正在訓練，蘇菲穿了太空衣出來找我，但因穿了太空衣始終有點累贅，不慎跌倒了。她坐在地上哭泣，我趕忙走過去問：「受了傷嗎？哪裏痛了？」

「我終日只能在太空倉內活動，你又不在于倉內陪我。不著太空衣又甚麼地方也去不了，穿著太空衣又甚笨重不靈活，我真討厭要戴頭盔的日子。我以後也不會再戴了！」說罷竟突然脫掉了頭盔。

我大吃一驚，但已阻止不及，我正害怕蘇菲會缺氧，哪知她竟然安然無恙。但為安全，我還是立刻把她帶回太空船去。





我的黃血已非常成熟，即使缺氧一段時間也可以，普通的毒氣也不能傷害我，所以我根本無需穿著太空衣。卡卡迪達亦說不出他星球的大氣成份來。於是我回到太空船做了空氣的分析，我上次來時，保羅曾教導我如何使用分析器和監察器以監察星球上的有毒的氣體。我竟發現原來這星球的高空大氣雖有異於地球，但竟也不相差太遠，而這星球近地面的大氣更和地球的大氣成份相近——氧氣成份相若，只是氮氣少了一點，卻多了少量有毒氣體。若不是這些有毒氣體，不穿戴太空衣亦肯定無礙。我思考了一會，跟蘇菲說：「你真的不想再穿太空衣？」

蘇菲含淚點頭。

「我想這也可以，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那天開始蘇菲就可以不再穿著太空衣，我以太空船為中心，用激光劍在方圓三十米內劃了個大圓圈，之後再利用太空船的空氣監察器監察四周有沒有毒氣。可是監察器只能測到三十米內的環境有沒有毒氣，所以蘇菲只可以在太空船方圓三十米內、我所劃的圓圈內活動。一聽到警報，就要立刻跑去太空倉關上門或穿上太空衣。

不久後，我已學會水武士全部的武學。其實我早已懂得他武學中的五六成，所以不用多久就全學會了。一條激光鞭在我手中，就如卡卡迪達一樣使得虎虎生威。如此，他就跟我說：

「你跟我來，我們要面對火武士了！」





第二章 公審

地球上，吸血瘟疫終於止住了，所有變了吸血鬼的人或被咬的人全都死了，不過一同死去的有接受疫苗的共二十五萬三千人。也就是圍封區內的人全都死掉了，一時間屍橫遍野、全城哀號。

由於這些屍體內可能有傳染性的病毒，亦不知傳播力強不強，為安全起見不能保留，要短時間內集體火化。這些死者的親屬，莫說是道別，集體火化後，連屍骨和骨灰也不能領回，死者的親屬全部既悲傷、亦怒不可遏。

各方亦討論這種遏止瘟疫的方法是否合宜，更有不少大罵這樣不分人、鬼般的殺滅吸血鬼，簡直就是大屠殺。不過亦有部分人支持這種方法，認為吸血病毒對地球的為禍更大，為了第一時間遏止，犧牲在所難免。

影子聯盟眾人回到總部後為俊雄開了個追悼會，會上大家想起俊雄經常逗眾人歡笑，又為大家烹煮美食的各種情景，不禁都淚流滿面、有些跟他友好的更是痛哭。並在總部後園為俊雄、辛格、凱利各立了墓碑。

追悼會才完了翌日鬼塚告訴眾人：「有大事發生了！我收到新的消息，民間正在醞釀大聲討！」

「聲討甚麼？」多明尼克問。

「聲討光武士和一眾光戰士們，說是這些異能人招徠外星人的攻擊，令到地球承受了這次災難。特別是光武士用了這麼狠毒的方法來剿滅吸血鬼！更是他們聲討的主要對象。就連一向民望極隆的維達也同被聲討。」

「但他們全都忘了光武士和光戰士曾多次出生入死地保衛地球嗎？」智旭說。

「他們可不買帳！他們說火武士是來找他們麻煩的，若不是他們惹來的禍，根本就不用他們拯救。而且那些在吸血鬼瘟疫中死去的遺屬，更是暴怒，說要以戰爭罪行來審訊永照和維達。」鬼塚道。

「我始終相信永照不會為了抑止瘟疫而犧牲這麼多人！」咸美頓這刻忍不住說。伊薇特和奧祖立時附和。

「維達也不會吧！」摩里斯說，智旭和積遜也附和。

「而且永照多次保衛地球，沒有他，地球恐怕已為狼族統治。他們這樣豈不是恩將仇報嗎？」伊薇特說。

「人都是忘恩負義的，你這麼快就忘了嗎？」摩里斯說，人機大戰後影子聯盟出力不少，但及後被各國政府迫害，民間亦只有少部分的人挺身而出支持他們。對聯盟內的成員可說是記憶猶新。

咸美頓想人經歷苦難，總要想得出個因由。總要找個發洩對象，心裏的憤怒才會釋然。

「那他們想怎樣？」智旭問。





「大眾的意見非常參差，那些瘟疫中的死難者家屬想將永照和維達永遠收監，有些甚至希望判永照死刑，為此各處已有遊行示威，並引發多場暴亂。另有些就想向光武士和一眾光戰士索償，有些就想把他們驅逐出地球，有些較溫和的就想將他們全部歸入政府規管，不過也有一些感恩的，力排眾議，說不可以怪責光武士和眾人！」鬼塚說。

「各國政府又有甚麼反應？」摩里斯問。

「面對眾人的烈怒，各政府都只想找個代罪羔羊。他們都順勢一股腦兒的說要把各人監管，只是歸入哪國監管又起了很大的紛爭！」鬼塚說。

不一日，在聯盟總部外就已不停有人在示威，說要把一眾光戰士趕出地球，又或是要我們賠償，又要求聯盟交出光武士。但光武士當然仍不知所蹤，而一眾光戰士就已搬進來暫住，要一同面對眼前危機。示威者多是死難者家屬，他們很多都很憤怒，亦很悲傷，若不是光戰士有異能，這刻可能已有些人衝進來把眾人毒打。

保羅安慰眾人說：「就讓他們發洩發洩，情緒過後，事件就會平靜下來。」

「只怕這次未必！因為各政府都想借這次民意控制我們，所以不但沒有平復民怨，反而借傳媒煽動眾人。」摩里斯說。

「不是還有不少人在支持聯盟嗎？」智旭問。

「他們在傳媒的攻勢下，已變成少數派。」咸美頓不禁心裏慨嘆，半個月前永照還是蓋世英雄，但轉瞬他就由天堂墮到地獄，成為眾矢之的。也不知人都是忘恩負義，還是人性善變。

兩天後，維達和一眾光戰士被傳召到聯合國應審，罪名有三項，第一項是光戰士等異能人的存在引致外太空異族來襲，令地球蒙受嚴重傷亡及損失。第二項是影子聯盟必須交出複製及控制恐龍的技術，並接受監管，因為恐龍是大殺傷的武器。第三項就是光武士和維達在抑止吸血鬼瘟疫中犯了戰爭罪行，令極多人無辜死亡。由於我的缺席，維達率領眾人出席。本來這些國際事件多在國際法庭審判，但美、中、俄都不是締約國，所以改在聯合國進行裁決。法庭先為第一項罪名進行聆訊。

「你們願意接受監管嗎？如你們願意接受監管，那麼聯合國願意承擔你們造成一切破壞傷亡的所需賠償，不再追究你們！」

「接受監管是甚麼意思？」奧祖問。

「即是聽令於政府行事，以後所有行動都必須要聽令於政府，並且要參與政府的各項研究工作。」

「如果我們拒絕這建議？」伊薇特說。

「這樣你們就會成為地球上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你可能要面對沒完沒了訴訟和難以承擔的賠償。如你不能確保人狼或吸血蝙蝠襲地球的事再次發生，你就可能被監禁或被驅逐！你





們的確擁有我們不能抵擋的力量，你們莫要利用你們異能來逃避責任。你們或許有異能，你們的親友可沒有。只要他們是地球的一分子，你們若要保護他們，就要遵守這地球的法規和這議會的約章。」

結果一眾光戰士分成兩半，盧卡斯、積遜和一部分光戰士願意接受聯合國監管，而奧祖、伊薇特和另一部分光戰士就堅拒接受監管，要保釋候審。可幸維達為大家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而這刻光戰士中靈力最高的盧卡斯已接受聯合國監管，所以事情雖未結束，但相信還不致對一眾光戰士帶來大的麻煩。

至於第二項，各國認為恐龍是大殺傷力武器，所以一致要求影子聯盟交出複製及控制恐龍的技術，並要接受嚴格監管。保羅為此請求大家不要供出他就是各樣技術提供者。大家只知道他是光永照的朋友，雖對保羅的身份和科技技術存有好奇，甚至疑惑，但就一致同意，保羅是友非敵，沒理由保羅因為提供科技技術保衛地球而受到懲罰，而且把技術交予各國亦極可能會被濫用，發展成戰爭武器，所以同意不會交出，並答應了保羅會共同承擔。最後摩里斯提議，一切技術是由死去的俊雄和辛格提供，大家對這技術都不認識，那樣就來個死無對證。雖然大家都覺利用俊雄和辛格有點不好，但相信這樣會引致最少的麻煩，亦能避免各國濫用，相信死去的俊雄和辛格亦會樂意幫助同伴。

聯合國對此說法當然充滿疑惑，但亦無可奈何。所以唯有擱置這罪的檢控，只暗裏再派特務調查。而一眾未死的恐

龍都一律冰封在南極，聯合國再派聯合部隊監視看守，以免被人盜用。

終於來到最後一項審訊，在各方怒責下，維達被帶上法庭。但維達在法庭中堅持是受我所託。疫苗是我給他，讓他為區內的人接種。由於情勢危急，維達說根本沒時間多作實驗就照我的意思執行。對自己的魯莽，他願意作出賠償及接受懲罰，但他堅持自己是不知情的。維達還找來一條沒有音頻的閉路電視片段，基地內本沒有閉路電視，但自從伊蓮娜和亞祖安事件之後，就安裝了數部，片段中只見我把一樽標示有危險標誌的、像疫苗的液體交給維達，並向維達說了很多話。

用人工智能唇讀辨識我在電視片段所說的話，就是我吩咐維達為群眾接種疫苗，但卻沒有提及疫苗的危險性。由於我鬼鬼祟祟地不辭而別，更加難以自辯。雖然整件事還有不少疑點，但政府急欲平息眾人的怒火，也急於草草結案。既然表面證據成立，疑犯又缺席聆訊，無法自辯，軍事法庭就判定了我要為這大屠殺承擔責任，判處無期徒刑。維達因為地球保衛戰有大功，而且亦總算平息了吸血鬼瘟疫，就被判要為死難者賠償總額達五十億美元及監禁四個月。其實本來他和影子聯盟與各國作對，各國本商討要監禁他兩年以上以作警戒，但礙於他父親的強大影響力，最後只是輕判四個月，金錢賠償對他來說更沒問題。

咸美頓和保羅其實都不信我指示維達如此行動，盧卡斯、鬼塚等人也對此抱有懷疑。只不過眾人既沒有任何實證，難以





幫我澄清，大家亦覺得沒理由不相信維達。只有咸美頓和伊薇特開聲為我申辯，但因群情洶湧，實在難以申辯。維達雖被收監，但因為平定了瘟疫，除了受眾死者的親屬責難外，反在世間普遍有著不錯的名聲，很多人都認為他再次拯救了地球，避過了一場浩劫。

其實這閉路電視的片段是被摩里斯做了手腳的。維達身為首富，自己固然是影子聯盟首領，他自己公司手下的電腦奇才更是多不勝數，要以人工智能改造閉路電視片段，對他來說可說是輕而易舉。但要他造假，他本不屑為之，但在摩里斯力勸下，才答應讓摩里斯修改閉路電視片段。現今的人工智能已比 Deep fake 等技術演進了很多代，利用生成對抗網路（GAN），以多套獨立的人工智能系統，一套負責製造特定假效果，另幾套負責辨識找出破綻，這循環會不斷重複直至造假效果完美無暇。這樣造出來的假效果近乎天衣無縫，一般民眾根本無法分出真假。以摩里斯那種電腦專才的技術級數而言，就是一般電腦專家也難分出閉路電視片段的真偽，只有鬼塚等級數的電腦天才才能找出破綻。

只是影子聯盟是黑客，不是官方機構，鬼塚等人難以用正式途徑檢測片段。而且被告維達正是聯盟的領袖，所以不單止各人被禁止檢查片段，法庭為免聯盟各人黑入政府檔案更改片段，更動用了國安級別的網絡保安來保存片段。再加上政府為了平息民間的烈怒，急於結案，所以閉路電視片段就成了結案的關鍵。

一時間，我再次被世間遺棄。之前曾誇讚過我的眾人立時都跟我劃清界線。那些和我有過過節的人都出來聲討我。我的父母自然都成了千古罪人，被唾罵教養出我這罪犯出來。有關於我的商品亦已盡數下架，一時間整個世界和我都站在對立面。

這晚維達過了人生中第一天的監獄生活，單獨住在一個特大牢房內。他反思一切，雖然他對死了多人感到極遺憾，也很痛心。但他認為自己的決定是迫不得已。當時那些變了吸血鬼的人動作異常靈敏，要追捕並不容易，而且他們不似電影和小說中出現的吸血鬼，雖然他們不喜陽光，但卻不似電影中的吸血鬼般見陽光就死（現實中蝙蝠也不會因看到陽光而受傷害）。當他們吸飽血後，就與常人無異，從表面根本難以判斷。而且被咬的人變異甚快，若不狠下殺手，以餌毒殺，恐怕這吸血鬼之亂會難以收拾。這對他是極艱難的決定，但他權衡輕重，堅信要犧牲這些人才能挽回大局。所以他儘管極痛心，還是狠下了這決定。

至於他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其實這也非他原意。他的確非常嫉妒我。那天我陣前求婚，看到安娜欣然答應，那一刻維達就滿心嫉妒。他一生人從未被人拒絕，但就一而再地被安娜拒絕，他實在不能接受。他自問比我更英俊、更有學識、更有才能，我的背罪家境更難以與他家世比擬。他完全不能理解安娜的選擇，在我不辭而別，安娜被火武士擄去後，維達更認定我連累了安娜，罪不可恕。





但他也不屑做嫁禍於人這等事。他的確惱怒我，除了我搶去安娜，他回想當天正是我猶豫對被咬的人遲遲下不了手，才蔓延成大禍。他認為成大事，就難免有所犧牲，辦大事都應當機立斷。他固然有想過把病毒變成槍針以捕獵吸血鬼，但他認為根本難以徹底獵殺眾多吸血鬼，既然一般槍械都未能成功，病毒針槍亦不可能成功。唯有引吸血鬼自己上釣，而非去尋找他們才是唯一可行之法。

他堅信自己沒錯，所以本不介意坦承其事，但摩里斯那刻在走廊聽到我們的對話，就力勸維達把所有責任推到我處，要維達留著有用之軀來辦更大的事。

維達的確有更大的圖謀。所以他怕如果被判以重罰，他所謀的或會落空，所以才聽從摩里斯勸告把事件嫁禍於我，並造假以圓其謊話。他因嫁禍於我，對我略感到抱歉，但他相信只要他所謀的能夠成功，就能成就更大的事。

四個月轉眼就過，這天維達終於出獄，現場有大批記者等候採訪維達。

維達剛踏出監獄，面對眾多的傳媒，劈頭第一句便說：「我要建立一個地球合眾國！」





第三章

煉獄、聖河

卡卡迪達帶我到一個洞穴，只見洞穴一直向下深入，我倆一直向下飛，我們飛過極窄的洞，我們也試過穿越水潭，以飛行的高速，我倆還是飛了近三十分鐘才到達洞底。由於此洞已深入地心，我就叫它煉獄深淵。

我們初入洞穴時，越是深入就越覺清涼。但還未去到一半路段，就已由涼轉熱，而且越來越熱，到後來，真的熱得無法忍受。畢竟我們已來到星球核心的外圍。

這裏實在是個煉獄，四處只見溶岩和火焰。溫度之高直可把人溶化。

卡卡迪達說：「你要戰勝火武士，難度甚高，但只要你能適應這高溫烈焰，你就更有把握對付火武士！」

他續說：「你除了要每天在此適應高溫，還要學習如何掌控火焰，若你也能掌控火焰，火武士的威力對你就會大打折扣！」

我甚為同意。因此當天起，我每天都在這煉獄練上大半天，要以我的靈力控制火焰和溶岩。

由於深淵洞內溫度高達千多度，我雖有靈力護體，但起初我在洞內也只能捱上約半小時，之後就必定要離開洞穴。只是

我離開了，在地面稍事休息後，又再重新進洞。這樣日復日的練習，我的忍受洞內高溫的時間由半小時變至一小時，再變至兩小時、三小時。

除了練習忍耐超高溫和學習操控火，我也學習操控情緒和憤怒。我上次敗給撒加時就正是未能控制情緒，失了理智所致。我在深淵洞內，不時回想母親被殺之時的情況，也會回想以往被欺侮的情境。每當想起這些情境，我就熱血翻騰，在極高溫的洞內感覺難以忍受。我會盡力控制思緒，或轉去想一些開心快活的事，讓自己回復理性。這樣的刻意訓練，隨著時日過去，我開始能在憤怒中盡快回復理智。

只是我一直未能掌握如何操控火。但久而久之，我卻能操控岩漿，因為岩漿是雖然黏稠，但還是液體，我用上水武士教我的控水之術，漸漸就能操控岩漿。只要把岩漿在空中操弄，洞內溫度就會不斷提高。一時之間可升至二千多度，我在洞內的停留時間又再次大減，我又要重新不斷練習才能再次延長停留時間。

於是我每天早上在地下深淵洞苦練，午後就會到海上捕魚。我自小就懂游泳，這時為了捕魚，我有時在浮石上用魚叉捕魚，有時甚至跳入海中拖網捕魚，這樣一來，我的游泳和潛水技巧也大大提高，再加上卡卡迪達的教導，我對水的操控也越來越駕輕就熟。這樣練來半個月，卡卡迪達一天再說：「你已通曉摩比和我的武術，現在我們要鑽研其餘四位武士的功夫特點。」





其實在電武士還在地球而火武士又未到時，我就曾請教電武士如何可令遙控攻擊變得更厲害、更持久。電武士亦毫不避諱的教了我一些技巧。可惜所學的時間太短。土武士我曾先後兩次交手，對他的武功我亦略知一二。至於風武士我只交了一次手，所以對他認識不算太多。而對火武士更是認知甚少。

「我曾四次與火武士對戰，與土、風、電三位武士也曾對戰各兩次，對四位武士的武功路數也有一定認識。」跟著卡卡迪達就跟我分享每位武士的武功特點和習慣，與他們對戰時要注意的地方。

卡卡迪達並要我分別用黃色、藍色和紫色的激光劍向他攻擊，其實七武士中的每位武士的武功都有其獨特性，不同的激光顏色有不同的威力，並不能輕易模仿複製。但黃、藍、紫我都已極熟習，而電武士亦曾對我指導，雖然時間甚短，但在我們兩人努力之下，最終我亦能射出橙光的激光電箭。我就以不同的激光和水武士對戰，不斷提升我的戰鬥力。

我越學越起勁，我自小習武，本對武術頗為鍾愛，這陣子就像能與名師切磋，研習頂級武術，叫我如何不興奮。一天我跟卡卡迪達激烈對戰，經過一整天訓練之後，飯後我就躺在草地上安睡。我腦海中不停想起剛才對戰時兩人的種種招式，我突然想，西方武術較少講究招式套路，只會練得更強、練得更快和更準，因為力強者勝，快而準者就能立足不敗之地。但東方武術卻對招式套路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對招式使用非常

講究。中國的功夫固然是，東方的功夫亦多有套路、甚至連巴西柔術也有招式套路。除了火武士，我和其他五位武士多次交手，而卡卡迪達也曾就各位武士的武功特色指導我甚多，我突然想我能不能將每一位武士的武功特色整合成一兩招招式。既有此想，我就不斷將每位武士的武功在腦海內盤旋思考，去蕪存菁的整合。

西方的劍術從中世紀到近代有很大的變化，古時西方的武士都穿堅厚的盔甲，攻擊的武器多以斧頭能砍劈或騎槍能刺穿為主。所以西方的劍都造得厚重才能劈開盔甲。但火藥的發明，盔甲的作用減少。現代西方劍的設計就越變細長，重量亦漸減，漸由重劍變成輕劍，以增加靈活度，砍擊打法亦漸變成刺擊打法。劍術亦由劈擊殺敵漸變成體育競技。現代的西方劍擊分為重劍、花劍、佩劍，都是細劍，易於折斷，更難以刺穿盔甲。其特點也是敏捷輕靈適合於兩人決鬥，而非大量殺敵，動作也變得優雅，適用於競技而非戰場。

中國劍擊法有：劈、刺、點、崩、擊、提、挑、斬、掛、撩、截、雲、抹、穿、提、絞、掃、帶、格等。我的劍法特點主要是輕盈、飄逸、靈敏，再配以各種步法、跳躍、翻滾。這些擊法各有不同，如刺就是以臂的伸屈來驅動劍尖沿劍身方向刺向對手。力點在劍尖，若再配以步法，又可分作進刺、退刺、跳步刺、騰空刺、轉手刺、換手刺、連環刺等；擊就是以急促抖動手腕振動劍刃前端首三寸處點擊對手；劈就是把劍化為利





斧，以劍刃由上而下或斜下劈向對手，劍要快速，擺幅要大，力點在劍身或劍中部；崩就是把劍忽然上挑，把劍直立、劍尖向上，以劍鋒上挑為擊。總之每種招式都有其獨立特色之處。

除了劍式，還有劍意，劍意旨在劍招如流水行雲，招式間流暢無滯、忽往忽收、行多停少、時快而不亂、時緩而不斷。劍不單是武器，更應是人劍合一的戰鬥方式。我能雙手使劍，戰鬥力能倍增，我的雙手劍法可遠溯至古代，明代兵書「武備志」中就有雙手使劍之法，當中就記錄了二十四勢，分為擊法、刺法、格法、洗法。這些我自小學劍時亦曾略學一二。這些古籍中更有些有趣的擊法：如化劍為錘（以劍柄為錘擊打對手）、化劍為矛（手握劍刃把劍化作短矛以劍尖刺入敵人鎧甲縫隙）、甚至連劍穗都可化成攻擊武器（穗隨劍行，以劍穗帶、甩、擺、打來迷惑對手及攻擊對手頭眼等部位）。總的來說，劍擊博大精深，要精練絕非易事。我苦思我所曾看過、學過的種種武術劍法，立志要整合各武士的武功為一套劍法。

此後每天早上我就去星球核心學習操控火焰，正午就去海洋捕魚，下午就跟卡卡迪達過招比試，夜裏我就思考如何整合各位武士的武功招式。至於蘇菲，她就負責一切起居。她本青春少艾，現在經常獨自一人，常感到寂寞，但和我兩人一起生活，除了沒有肌膚之親外，就像夫妻般親密，這又帶給她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我對她就如妹妹，對她照顧有加，而她能獨霸我一人，不需要和安娜分享，令她倍感滿足。所以除了寂寞

時會向我要性子，要我對她額外呵護以外，其他日子也算過得甚愜意。如此忙碌充實的生活一瞬間又過了數月。

一日我在海中捕魚，突然聽到警報聲大作，我感到蘇菲的靈力漸弱（所有生物都有靈力，只是未能自覺，也未能如七武士般隨意運用）。我急撇下所捕的魚獲，我內心焦急，急飛回去，要看蘇菲發生了甚麼事。我循著她的微弱的靈力去找，果然看到蘇菲已暈倒在我所劃圓圈外，我急抱她飛回太空船。

回到太空船，我急忙為她配戴氧氣面罩，讓她呼吸氧氣，但見她面色發紫，看來已吸入了有毒氣體。我感覺她的生命力漸消退，急忙用靈力召喚卡卡迪達，向他求救幫手。

「你立即帶她來聖河，聖河有使人復原的能力，只要浸在聖河中，亦能延續生命。」

我立時抱著蘇菲飛到聖河，我內心焦急異常，極害怕她會就此逝去，離我而去。我心裏不停地說：「不要死！蘇菲你不要死！千萬不要死！」

終於到了聖河，我把蘇菲浸入河中，果然只一會兒，我就感覺她的生命力停止了流逝。就這樣我倆就在這聖河一起浸泡了快十分鐘。蘇菲面罩的氧氣亦快用盡，卡卡迪達亦跟我說浸泡聖河不能過久，否則會有副作用。

我就帶著蘇菲回到太空倉，在那裏我已別無辦法，由於那些有毒氣體對龍族沒有作用，他們亦不知如何解毒，我只有安靜地等她好轉過來。我心中不住地默禱，可幸最後蘇菲能悠悠醒來。





看到她終於醒來，我高興得差點流下淚來，我忙說：「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去為你準備點食物。」

哪知蘇菲用她虛弱的手一把拉著我，不讓我走，我唯有留下陪伴她。只一會兒蘇菲再次沉沉睡去。

這樣一睡，一直睡到次日早晨，蘇菲終於再次醒來，這次醒來，她精神好多了。她清醒後，就一把抱著我啜泣：「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皺眉問蘇菲：「你為何這麼不聽話，竟走出我劃的圓圈外。」

「我只想摘一些花，那些花只生長在圈外。」

我再次皺眉說：「要摘圈外的花，為何不等我回來我幫你摘，為何不聽話，做這樣危險的事！你想打扮也可以等我回來才做吧？」我說話時語氣亦變得嚴厲。

「我不是想打扮，這太空船甚麼也沒有！那花是這地最美，我只想摘一點為你的生日蛋糕做裝飾！」

我霎時呆了，無法言語。我心內嘀咕，不住想我生日了嗎？今天究竟是何年何日？蘇菲又如何知道我生日？不過無論問題的答案是甚麼，我對蘇菲也心存感激。

原來一次安娜問咸美頓，我是何時生日的。為的當然是想幫我慶祝生日。哪知那次竟讓在不遠處的蘇菲聽到，她就默默地記下來。

來到 KP84C，我早已沒有數算年日，莫說是自己生日，就連今夕是何日也說不出來。哪知蘇菲竟然默默數算，要為

我慶祝生日。只是太空船內無論是烹飪材料還是設備都缺少，她費盡心思所做的蛋糕，但還是全不像樣，她唯有找點鮮花做裝飾。只是安全圈內的花都甚為普通，只有圈外的花才美麗絕倫，她想只是一次，不會出事的吧！哪知她剛摘到花，又看到遠處的更漂亮，就越走越遠，後來警報突然響起，她急奔回去已趕不及。

見她不住飲泣，我心內激動，異常感激：「你何必為我冒險呢？我錯怪你了，你要我怎樣補償呢？」

哪知我這一問，她突眼神閃爍，我已知不妙，只見她細聲地說：「我想你愛我！」說到後面，蘇菲低下頭，聲音細小，我是和她離這麼近才聽到。她還閉上了雙眼，輕啣小嘴，像是等待我吻她。

我一時不知所措，唯有在蘇菲額上一吻，哪知蘇菲突然雙手箍著我頸項，然後吻我。

我再次不知所措，但就在快失去理智之前，我輕輕推開了她。

「你真的不可以愛我嗎？」蘇菲滴著淚地問。

今天我真的夠笨，我再一次不知如何答辯。

「我不介意做安娜姐姐的替代品！如你接受我，就算回到地球，我絕不介意和安娜姐姐一起分享你。若是她不願意，回到地球把你讓回給她，我也願意！」

對一個少女來說，這要求實在卑微，叫我如何推卻？其實偶爾夜靜，寂寞難耐之時，我也想過如兩人在此雙宿雙棲，豈





不甚好！只是這樣念頭，我從不讓它發酵，只要一出現，我就轉去想安娜。

今天呆笨了多次，這次反而思路清晰，我說：「要你做安娜的替代品，對你絕不公道。我和安娜才剛立婚約。試想想若換了是你，如我和你剛立婚約，但轉瞬又跟另個女子相好，你也必定會極難受。若這刻我跟你相好，但不久回到地球後，要你退出放棄這關係，你會大受傷害。我不會傷害安娜，亦不想傷害你。我不會將你看成替代品，如果我愛你，我就會全心全意地愛你，如我愛安娜一樣。若我們在這星球上住上二十年仍未能回到地球，那時我們的關係再順其自然地發展。」

只見蘇菲面露失望表情，但她對我的答案，特別是那一句「如果我愛你，我就會全心全意地愛你」還是滿意的。而最後一句又帶給她無限憧憬希望。

「你就是今天不吻我愛我，那起碼你今晚擁著我，陪我睡，就是我睡著了，你今晚也不許離去，今天我不想再孤單一人睡。」

「好罷！」我覺得實不能再推，就將她擁入懷中，看著她快點安睡。

只見她閉上雙眼悠悠入睡，由於她才剛復原，所以很快便已入睡。由於我和她距離甚近，此時細望她面容，杏臉目圓，櫻嘴粉頰，臉上小小的梨渦，長長的眼睫毛，在我懷中吹氣如蘭。我不禁心神激盪，有一種衝動就想向她的小嘴吻下去。這刻的心跳實在快得可怕。我急忙稍移重心，希望她不會感覺到

我急速的心跳。我也立時回想與安娜相處時的種種，果然一想到安娜，我就面露溫馨的微笑，思緒就漸漸寧靜下來，不再胡思亂想。

翌日，蘇菲醒來已不見了我，本待要發作生氣，但她看見太空倉中她為我準備的那個味道一般又外表簡陋的蛋糕已全個被我吃清，一點也不剩，又禁不住滿心歡喜。

只一刻間我就已捕魚回來，再過一會，卡卡迪達也到了，也如過往帶來了約一響螺份量的聖水。我問卡卡迪達可否再帶蘇菲去聖河浸泡，但他見蘇菲已回復氣息，就拒絕了。不過這天，他跟我說：「今天我帶來的聖水，你不用再塗在身，這聖水是給你喝的，但這小女孩絕不能喝，因她的靈力和你相差萬倍，喝了只會有損無益。我所帶來的，你全喝掉吧！」

「我不塗聖水掩蓋靈力，若給暗魅發覺豈不糟糕？」

「你只管聽我說，我總不會害你。」說罷就已飛回海中。

我雖有點擔心，但既然卡卡迪達這麼說，我也不再多想，照他的話把聖水全喝了。哪知我一喝下，就全身發熱，喉頭焯痛，血氣翻湧，跟著就是劇烈腹痛，直痛得我咬牙切齒，全身不住冒汗。蘇菲見我狀況，就急問我：「你還好嗎？」

我咬緊牙關，連開口答話也不能，只能輕輕點頭。跟著就趕忙回房臥在床上休息。蘇菲雖極擔心我，但我鎖上門，不讓她進來，獨自和劇痛搏鬥。

如此我和劇痛搏鬥了兩個多小時，劇痛漸漸退卻。我精神慢慢回復過來，再約過一小時，已不再感到劇痛，雖然關節



看小說，談科學

#42

人需要多少氧氣才能生存？（第四章）

第四集中第四章提到一個科學知識——人生存需要氧氣，那麼是否越多氧氣就越好？最少又要多少才能生存呢？

參考：

人生存確需要氧氣，但卻不是越多越好，反之過了一個份量會引致危險，所以地球（氧氣為 21.9%）對我們來說真是天造地設，大家要愛惜呀！

一般安全環境氧氣濃度（參考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20.9%-23.5%（安全水平）

20.9%（正常水平）：大氣中正常的氧氣濃度。

19.5%（安全下限）：OSHA 規定的最低工作環境氧氣濃度。

16%-19.5%（輕微缺氧）：出現疲勞、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症狀，精神功能可能受到影響。

10%-14%（嚴重缺氧）：呼吸短促、肌肉僵硬、意識不清，無法正常活動。

6% 或以下（危急）：幾分鐘內致命。

> 23.5%（富氧危險）：氧氣濃度超過 23.5% 體積百分比時，被視為高風險。

參考：知乎（空氣含氧多少對人體最好？氧氣濃度對人的影響是什麼？），台北市勞動檢查處（何謂缺氧危險作業？），英思科傳感儀器（密閉空間內什麼樣的氣體水平是安全的），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Clarification of OSHA's requirement for breathing air to have at least 19.5 percent oxygen content)

#43

最毒的蜈蚣、蠍子、蜘蛛及致死劑量（第四章）

第四集中第四章說到四位銀甲戰士——分別是兇惡劇毒的蜘蛛、蠍子、蜈蚣及殺人蜂，那麼甚麼蜘蛛、蠍子、蜈蚣最恐怖？牠們的毒性又如何測量？

參考：

書中的蜘蛛戰士由三隻獨特的蜘蛛組成，黑寡婦令人聞風喪膽，不用多介紹。而雙角鬼面蛛由其獨特名字和拋網的絕技而被選中寫入書中，而在最外面的為巴西漫遊蛛。巴西漫遊蛛的毒性在蜘蛛界中公認是數一數二的，亦因此這蜘蛛不同於尋常蜘蛛，牠不靠蜘蛛網補食，而是以其毒液四周遊走捕獵，亦因此得名。

而蠍子戰士則用以色列金蠍為藍本，除了因牠身懷劇毒，其外型金黃色也極搶眼，另因傳牠的毒液有藥用價值，據說牠一公升的毒液竟要約 3900 萬美元。



至於蜈蚣戰士我就選擇了全球最大的蜈蚣品種——加拉帕格斯巨人蜈蚣和在東南亞出沒又能游水的瀑布蜈蚣的混合體。

為了說明這些毒蟲如何致命，書中引用了半數致死量（lethal dose 50% 或 LD50）。半數致死量是毒理學中量度有毒物質（或輻射）的致死劑量的指標。半數致死量（lethal dose 50% 或 LD50）表示在規定時間內，能令某一體重或年齡的某種動物半數死亡所需最小毒素量。

參考：百度百科（半數致死量）、yahoo 新聞（比黃金貴百倍「以色列金蠍」毒液 1 公升要 3 億元）

#44

波比特蟲及七鰓鰻（第五章）

第四集中第五章中提到瀑布中猛獸——波比特蟲，究竟這蟲有多恐怖呢？而在第九章又提到另一種恐怖生物——七鰓鰻，這種魚又有何恐怖呢？

參考：

波比特蟲（又名磯沙蠶）是一種生存在大西洋的肉食多毛蠕蟲。牠形狀恐怖，有一對如剪刀的巨顎，能把小獵物一把剪成兩段。但牠身長只有一米，只能埋伏在沙堆中突擊小獵物。書中就把牠們放大了百倍，並把牠埋伏的位置由沙堆變為瀑布頂部。

而七鰓鰻的外形雖和一般鰻魚相若，但牠口部的吸血盆和一圈圈的尖牙令筆者印象深刻。因此就將之放在書中，這魚

吸血雖不致命（牠經常依附在別的大魚身上吸血），但牠的尖牙、吸血特性和附體特性令人思之心寒。

參考：百度百科（博比特蟲、七鰓鰻）、BBC（能隱藏多年的兇殘攻擊者：海洋蠕蟲）、香港生物多樣性博物館（標本秀 | “吸血鬼魚”七鰓鰻）

#45

最亮恆星、絕對星等（第六章）

第四集中第六章提到暗魅住在宇宙中最明亮的恆星中，究竟是哪一顆呢？而它的光亮度又如何評核呢？

參考：

要比較星的光亮度，就要用上絕對星等（高中物理的天文選修會學到）。一般視星等以織女星的亮度為比較（設為零），比之更光的就會負數（越負越光亮），比之更暗的就會是正數。而絕對星等則假設把星體放在 10 秒差距（天文單位，即約 32.6 光年）的距離再比較視星等。我們的太陽的絕對星等為 4.83（不同於視星等，因為視星等是從地球觀看，太陽接近地球因此其視星等就為 -26.74）。而公認明亮的天狼星的絕對星等則為 1.4。即它比太陽的 4.83 更光亮（撇除距離問題）。

宇宙中已知的最明亮的恆星是 R136a1。R136a1 位於大麥哲倫星系的蜘蛛星雲之中，距離地球約 16.5 萬光年。R136a1 的質量是太陽的 215 倍，是宇宙中已知的質量第二大的恆星。它的半徑是太陽的 35.4 倍，體積大約是太陽的 44000 倍，表面



光與暗 之戰 4

NOVEL 150

- 書名：光與暗之戰4——七武士之戰
作者：火幻光
編輯：Patrick Lim
美術編輯：Dawn Kwok
-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26年7月
圖書分類：科幻小說
ISBN：978-988-8972-04-3
定價：港幣100元正 / 新台幣400圓正

若然命運迫使你在守護與逃避之間抉擇，
你會留下來拚死一戰，還是避走他方，
以為離開便能換來所愛之人的平安？

光永照選擇了後者，卻因此賠上了安娜的自由。他唯有遠走暗星營救，究竟他能否阻止安娜變成吸血鬼？當他從暗星歸來，換回的只有千古罪名，與一顆破碎的心。為了守護所愛，他隱姓埋名，卻仍難逃七武士的最終決戰。看著戰友陣亡，這戰令永照心碎。

大戰過後，安娜竟與幽靈使者攜手現身，而那位幽靈使者，身份更令人震驚。

究竟這一切是命運的補償，還是另一場陰謀的開端？當真相揭曉，光永照才發現，這場光與暗的戰爭，從未真正落幕……

只是，當曙光終於降臨，他能否抓住這一線光明，還是將再次墮入無盡的黑暗？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POO}E.

上架建議：科幻小說

定價：港幣 100 元正